

哲学的特性及其当代形态

孙正聿

摘要: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深入地探讨哲学理论的特性与形态之间的关系。从哲学理论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哲学范畴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哲学故事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哲学思想的学科性与超学科性、哲学功能的学术性与超学术性去探讨哲学的理论特性与其当代形态的关系,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哲学理念,是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哲学;理论特性;时代精神;当代形态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6)05-0026-06

哲学的理论形态直接取决于它的理论特性。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首先需要思考哲学的理论特性,进而反省哲学的特性与其当代形态的关系。本文主要是从哲学理论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哲学范畴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哲学故事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哲学思想的学科性与超学科性、哲学功能的学术性与超学术性这五个方面,探讨哲学的当代形态。

一、哲学理论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之所以区别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基本方式,就在于它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以理论方式所构成的人对自己的理解。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首要特性是以时代性内容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具有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双重内涵。就其问题而言,哲学是人类性的,因而具有超时代性;就其对问题的理解而言,哲学又是历史性的,因而具有时代性。然而,在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中,却往往是或者以哲学的历史性而否认其超时代性,或者以哲学的人类性而排斥其时代性。这就导致在对哲学当代形态的探索中,或者弱化了人类性问题的哲学自觉,或者弱化了时代性内涵的哲学自觉。

作者简介: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长春,130012。

关于“真正的哲学”，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这一论断中，前者凸显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后者凸显的则是哲学的超时代性。在引证和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时，孤立地解说哲学何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哲学何以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就会弱化人类性问题的哲学自觉，并因而会弱化哲学的凝重及其厚重的当代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对哲学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使命作出这样的概括：确立“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是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人类性的哲学问题，从来不是以抽象的“人的问题”而存在，恰恰相反，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表现为具有特殊内涵的时代性课题，哲学理论总是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这就是哲学的不可逃避的时代性。然而，无论是确立“神圣形象”还是揭露“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都蕴含着共同的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即为人自身的存在寻求根据的哲学思考，因而都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正是哲学问题的人类性，“真正的哲学”才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才具有“超时代”的“当代性”。

哲学的“人类性”就蕴含于哲学的“时代性”之中，哲学的“时代性”就是对“人类性”问题的历史性回答。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真正的哲学绝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哲学理论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双重内涵。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从哲学的人类性与历史性、超时代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内涵去反省哲学：愈是具有深刻的时代性的哲学，就愈是具有超时代的人类性价值；愈是具有深刻的人类性的哲学，就愈是具有超时代的当代性。哲学的当代形态，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类性的哲学问题作出时代的理论回答，从而为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

二、哲学范畴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构建人类文明的“支撑点”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古今中外真正的哲学都是“人性的最高表现”，都是“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①这就是哲学的人类性问题所具有的超民族性。与此同时，人类性的哲学问题又总是以具有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予以求索，总是展现在具有民族特征的哲学范畴之中。因此，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不仅需要深化对哲学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理解，而且需要深化对哲学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的理解。由于哲学理论总是表现为以哲学范畴为核心的哲学概念体系，哲学理论的民族性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范畴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特征，因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还应当着重探讨哲学范畴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

首先，哲学范畴的民族性是与哲学旨趣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致力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因此，它的哲学范畴总是表现为在对应性和辩证性中实现融合与和谐。自先秦以降，中国传统哲学多以天、地、道、德、性、

^① 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7页。

命、礼、义、体、用、理、气、知、行为思考对象,而又以天地、道德、性命、礼义、体用、理气、知行之平衡、互补、融合为出发点与归宿。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己任的西方传统哲学,则总是把解释一切的最终的根据与被解释的各种各样的对象区别开来,把二者推向对立的两极,由此构成本体与变体、共相与个别、实体与属性、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二元对立的范畴体系。然而,范畴体系各不相同的中西哲学,又都是以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核心理念,以真、善、美的统一为根本价值诉求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人类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支撑点”。

其次,哲学范畴的民族性是同哲学思维的民族性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哲学旨趣的民族性中蕴含着哲学思维的民族特性。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为旨趣的中国传统哲学,在其致思取向上,表现出了显著的辩证性。把宇宙、历史和人生均视为生生不已的过程,并以这样的辩证智慧构成内外、物我、人己、义利、仁智、道器、理欲等“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就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一切矛盾提升为和谐化的辩证法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正是以化解矛盾的哲学范畴而形成的提升人的境界的辩证智慧。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注重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二分的西方传统哲学,其哲学范畴总是以主与从、真与假、是与非的对立方式,去寻求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如果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称作“和谐化”的辩证法,那么就可以在对比的意义上把西方传统哲学称作“冲突化”的辩证法。这种“冲突化”的辩证法,是通过消解内在的逻辑矛盾而达到对“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探究。就此而言,中西哲学的致思取向及其范畴体系是具有互补性的。

再次,哲学范畴的民族性是同哲学的历史任务不可分割的。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把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在实现消解“神圣形象”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西方近代哲学凸显了实体与属性、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的关系问题,并形成了具有西方哲学特色的哲学范畴体系。在现代西方哲学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又凸现了“消解”、“治疗”、“拒斥”这样一些颇具刺激性的哲学范畴。而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则更为明确地把消解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历史的本源与派生的二元对立、文化的深层与表层的二元对立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从而使“摧毁”、“解构”、“断裂”这些更具刺激性的哲学范畴占据了哲学思考的核心位置。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自觉地吸纳和广泛地使用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范畴,是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历史任务直接相关的,而决不仅仅是对西方哲学的盲目崇拜和简单“移植”。因此,在对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思考中,不应当仅仅纠缠于是否“吸纳”和“使用”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应当从新的时代精神与新的历史任务出发,重构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范畴体系不仅包含着哲学家个人的思辨和体验,而且深层地蕴含着整个民族的理性思辨和生存体验。“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哲学研究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方面上来”。^①这种“转移”并不是简单地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置换”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而是以中华民族的体验与思辨去寻

^①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求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理念,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点”。从哲学范畴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的矛盾关系中创建当代哲学的范畴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三、哲学故事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创建“有我”哲学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其范畴体系是人类文明史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讲述“人类的故事”。然而,对“人类故事”的理解和讲解,又离不开哲学家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与哲学家的体悟和思辨,熔铸于哲学家所创建的哲学范畴体系之中。因此,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这就是“哲学故事”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辩证统一。自觉到这个辩证统一,对于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是至关重要的。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该时代特定的人类历程和理论资源,由此构成该时代的哲学家共有的人生历程和理论资源,并因而构成该时代哲学“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然而,时代性的人类历程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的特殊的人生历程以及哲学家对人类历程和人生历程独特的生命体验;时代性的理论资源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对特定理论资源的占有以及哲学家由其所占有的理论资源形成的特殊的理论想象。特殊的人生历程和独特的生命体验,特殊的理论资源和独特的理论想象,二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个性化的哲学理论。因此,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总是以“我”的名义讲述“我们”的故事,并由此形成哲学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辩证统一。

以“我”的名义讲述的“我们”的故事,形成于“我”的“思辨”和“体验”的“理论想象”之中。所谓“思辨”,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也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的“反思”;所谓“体验”,就是体悟经验或经验体悟,也就是经验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悟之的“领悟”。在哲学的“理论想象”中,思辨与体验,或者说反思与领悟,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是融为一体。没有体验的思辨,或没有思辨的体验,都不会产生“真实的想象”和“想象的真实”。长期以来,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体验。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为“重在”,或许是言之有据的;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指“特征”,则不仅夸大了中西哲学的“差异”,而且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并会因此窒息哲学的“想象”。

诉诸哲学史就会看到,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是派别之间的相互批判。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哲学的派别冲突不仅植根于现实生活,而且同哲学家对人类文明与时代精神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密切相关。贯穿于哲学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的派别冲突,无不熔铸着哲学家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存在的过程性与确定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认识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乃至“同一”与“差异”、“分析”与“解释”、“结构”与“解构”,更是以错综

复杂的派别冲突的方式,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现代性的酸”所构成的“意义危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正是这种深沉的生命体验和顽强的理性思辨,激发了哲学家独特的“理论想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从而既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了个人的故事,又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了人类的故事。

在人类哲学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是“无我的”哲学,而是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创建的“有我的”哲学。它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自己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熔铸着哲学家用以观照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贯穿着哲学家对人类命运和人类理想的价值诉求,体现着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因此,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既要体现当代哲学家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又要体现这种体验和想象中所蕴含的人类性的和时代性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

四、哲学思想的学科性与超学科性:“哲学基本问题”的真实意义

在现代学科分类的意义上,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探讨和明确哲学的学科性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探讨和明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科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把握规律的“普遍性”程度的区别,而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的区别。这个“原则立场”的区别就在于,哲学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人类活动的“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而予以“承诺”,而是把这个“前提”作为“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不断地变革人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解。这表明,哲学之于科学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而是揭示、反思和批判科学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明确哲学与科学的“原则立场”的区别,才能明确哲学自身的学科性质。

哲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重大的基本问题”,从学科分类上看,具有双重意义:其一,这个“基本问题”是哲学的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哲学专业的学科性,就在于它把科学不视为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为人类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二,这个“基本问题”又不是哲学的学科意义上的“专利”。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把人的全部活动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批判性反思的对象,引导包括科学在内的世界其他基本方式不断变革对“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哲学的“专业”而不是哲学的“专利”,哲学对其“基本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是哲学的“使命”而不是哲学的“领地”,因此哲学既要坚守自己的“专业”和“使命”,又要突破自己的“专利”和“领地”,把哲学思想渗透于包括科学在内的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中,这就是哲学思想的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辩证统一。

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从哲学思想的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辩证统一出发,就要有坚守自己的“专业”和冲破自己的“领地”的双重的理论自觉,还要有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洞悉哲学的“时代主题”的双重的理论自觉。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哲学的理论性质,即哲学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的“反思”,因而是一种以批判精神为实质的“爱智”;哲学的“时代主题”则是哲学所反思的思想的时代内涵,即哲学的“反思”是对时代性思想的前提批判。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时代主题”的理解中,以哲学的“时代主题”代替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会模糊乃至阉割哲学的独特性质和特殊功能;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代替哲

学的“时代主题”，则会把哲学变成失去生机和活力的“抽象的思想”。以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论自觉而寻求哲学的时代主题，又以哲学的时代主题的理论自觉而反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时代主题”的统一中展开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才能使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是哲学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生命力之所在。

五、哲学功能的学术性与超学术性：“学说”、“学术”和“学养”

哲学作为一个“专业”和一个“学科”，其基本特性在于它的“学术性”。古今中外“真正的哲学”，首先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学术”成果而存在的。哲学的“学术”成果，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在理论与现实的多种可能的某种交错点上，为人类揭示可供选择的新的理想和理念，因而又是作为各异其是的“学说”而存在的。以“学说”的方式构成的“学术”，是哲学的“专业性”的存在方式。然而，无论是从哲学的“源头活水”上看，还是从哲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学术性”的哲学又总是具有其不可或缺的“超学术性”。哲学的“超学术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和“学说”，而且是一种植根于人民而又回归于人民的“学养”。哲学的“学术”与“学养”的统一，就是哲学的学术性与超学术性的统一。构建哲学的当代形态，离不开对哲学的“学术”与“学养”、“学术性与超学术性”的反思。

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首先是因为“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①人们之所以经常把哲学当作恩格斯所批评的“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②则首先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人类文明是人民创造的积极成果，哲学的实质内容是对人民创造的文明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哲学的价值诉求是对人民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的理论总结、积淀和升华，哲学的理论力量是以“理论的彻底性”去“掌握群众”。哲学的“学术性”源于人民所创造的文明的超学术性。

源于人民的哲学，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把自己变为人民的“学养”。贺麟先生曾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③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只有当它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它成为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学养”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构成“有理讲理”和“掌握群众”的哲学。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④把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升华为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哲学思想，这应当是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最为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责任编辑：朱志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③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imonthly) No. 5 2016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Characters and Contemporary Form of Philosophy

Sun Zhengyu

Abstract: To construct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philosophy, it needs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form of philosophical theor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contemporary form of philosophy, based on fiv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pairs, namely, contemporaneity and transcendental contemporaneity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nationality and transcendental nationality of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individuality and transcendental individuality of philosophical stories, disciplinarity and transcendental disciplinarit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echnicality and transcendental technicality of philosophical functions, could provide new philosophical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could be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in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philosophy, characters of theory, spirit of times, contemporary form

Chang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and Its Contemporary Form

Li Weiwu

Abstract: To construct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ust be solved. Historically, the real historical grounds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ist in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namely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dition renewal, since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therefore only by studying this change, can we find the real joint point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larify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has change from a philosophy in China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n which it gain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will st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modern tradi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Marxist philosophy

On the Ro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Pooling Our Strength

Han Zhen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ist core val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ooling our strength. Therefore, we should us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guidanc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iritual power and moral nourishment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ideal w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power of words of ideas and values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Key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ural soft power, common ideal, spiritual power, power of words

On Micro-communication of Thought Interaction

Luo Yuting, Gao Fei

Abstract: In omnimedia age, thought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turns into micro-communication